

黑色旅游外文文献研究述评

方叶林¹, 黄震方¹, 涂 玮^{1,2}, 吴丽敏¹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黑色旅游是对传统旅游的否定与突破,是后现代主义在旅游学科内的“一个暗示”.在对黑色旅游外文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得出目前西方黑色旅游的研究现状:(1)到与死亡及灾难有关的景点旅游不一定是黑色旅游,需要从旅游动机及体验的角度来定义黑色旅游;(2)黑色旅游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界定不清;(3)供给角度的描述性研究多于需求角度的描述性研究;(4)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5)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多于世界其他地方.最后提出狭义与广义黑色旅游概念的区别,希望为国内黑色旅游的理论研究或实际开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 黑色旅游,黑色旅游谱,不和谐遗产,体验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16(2013)02-0132-07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Literatures of Overseas Dark Tourism

Fang Yelin¹, Huang Zhenfang¹, Tu Wei^{1,2}, Wu Limin¹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njing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Dark tourism is the neg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traditional tourism, and is “an intimation of post-modernity” in tourism.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overseas literature, this paper gets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e west literatures. The conclusions include: (1) Travel to death and disaster related site is probably not dark tourism;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rk tourism and relative conception is ambiguous; (3) The supply perspective research is more than demand perspective; (4)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more than quantitative research; (5) Western-centric research is more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arrow and board conception of dark tourism. Hoping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dark tourism, dark tourism spectrum, dissonant heritage, experience

与自然或人为有关的灾难或暴行发生地点不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其本身也是旅游景点,如新奥尔良的“卡特利娜飓风灾难之旅”,2007 年波兰的奥斯维辛-比克瑙旅游景点接纳了大约 120 万游客,纽约的零地带吸引了 350 万游客,该景点已经跻身纽约十大旅游景点之一^[1]. 这些现象得到公认,并被冠以一系列的名称来研究,包括:黑色旅游^[2]、死亡旅游^[3]、黑色景点旅游^[4]、不和谐遗产旅游^[5]、病态旅游^[6]. 其中,黑色旅游在学术研究中受到广泛的应用,并被定义为:“到与死亡、灾难有关或相当可怕的景点去旅游这种行为”^[7];或者被定义为“到至今仍影响我们生活的悲剧或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死亡发生地去旅游”^[8],这些地方包括名人被谋杀之地、大规模屠杀地、战场、纪念地、陵墓、教堂的墓地、已经逝世名人的故乡等.

作为与当代社会联系密切的一种特殊旅游现象,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者为了研究这类现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很多研究强调黑色旅游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旅游经历,但也产生了新的焦虑和道德困惑^[9]. 黑色旅游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很多研究理论仍需进一步推敲. 本文主要从国外黑色旅游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视角、主要学者研究结论等方面对外文研究文献进行述评,希望为未来国内黑色旅游的进一步理论研究或实际开发提供参考.

收稿日期:2012-05-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271149)、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3_0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科基金(2012SJB790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12YJC790175).

通讯联系人:方叶林,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文地理和旅游管理. E-mail:fangyelin2006@126.com

1 研究内容反思

1.1 相关概念界定不清

Rojek(1993)较早提出了黑色景点的概念,是指商业化的、大规模的、或者名人的突发死亡地及墓地^[4]. Seaton(1996)提出了比较宽泛的“死亡旅游”的概念,完全的或部分的、现实的或象征的、面对死亡的动机所驱使的旅游现象^[3]. 有学者认为战争旅游(warfare tourism)——包含访问战争纪念地、战争博物馆,是死亡旅游的一个特殊类型,其中最有趣的领域是战场旅游(battlefield tourism),战场旅游被认为死亡是其主要动机的唯一一种旅游形式^[10]. Dunkley(2011)等认为应该从死亡旅游,而不是黑色旅游的视角来研究旅游者参加一战期间的索姆河与伊普尔战场(Somme and Ypres),进而揭示旅游者的动机及体验^[11].

Tunbridge 和 Ashworth(1996)提出了“不和谐遗产”的概念,在对大规模暴力景点的正式认知中,不同的群体认知存在不一致,他们对景点管理和建设存在不同的影响,所以这些遗产被称为“不和谐遗产”^[5]. Bloom(2000)提出了“病态旅游”的概念,是指只与死亡有关的旅游现象,包括:①迅速前往突发死亡事故发生地旅游;②到与死亡相关的人工创造吸引物旅游^[6]. Causevic 和 Lynch(2011)提出了复兴旅游的概念,指出复兴旅游并非一种旅游形式,而是指政治冲突过后,旅游业在使社会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及其对“较困难”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引导作用,简言之,即政治冲突过后旅游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12].

表 1 外文文献中与黑色旅游相关的概念

Table 1 The relative conceptions of dark tourism of overseas literatures

	英文名称	代表人物及时间	含义
黑色景点	dark spot	Rojek, 1993	商业化的、大规模的、或者名人的突发死亡地及墓地
死亡旅游	thanatourism	Seaton, 1996	完全的或部分的、现实的或象征的、面对死亡的动机所驱使的旅游现象
不和谐遗产	dissonant heritage	Tunbridge 和 Ashworth, 1996	在对大规模暴力景点(比如纪念馆)的正式认知中,不同的群体认知存在不和谐,他们对景点管理和建设存在不同的影响
病态旅游	morbid tourism	Bloom, 2000	只与死亡有关的旅游现象:①迅速前往突发死亡事故发生地旅游;②到与死亡相关的人工创造吸引物旅游
复兴旅游	phoenix tourism	Causevic 和 Lynch, 2011	并非一种旅游形式,指政治冲突过后旅游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根据参考文献[2-6,12]整理,有改动.

西方学者对于与黑色旅游相关的概念至今仍然没有界定清楚. 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这些概念之间有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现象,很难用其中一种概念来代替另外一种,“黑色旅游”的概念相对而言更加宽泛,它们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1.2 概念的泛化

旅游渗透到很多其他学科中,例如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等等^[13]. 然而,仍不清楚黑色旅游应划入哪个学科的理论 and 实证研究中. 所谓“黑色旅游”概念化问题,即指用“黑色旅游”这个概念来代替与之相关的旅游现象,然而“黑色旅游”这个词语的巨大包容性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14].

很多研究者认为黑色景点旅游、死亡旅游、病态旅游只是一些名称,用来描绘去死亡及相关景点旅游的现象,黑色旅游只是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个词语. 其定义并没有被普遍承认,并且这个词语“继续使用导致了贫乏的概念化”以及“理论上的脆弱”^[14]. 很多学者对于把战争旅游划入黑色旅游研究的范畴产生质疑. Dunkley(2011)等在研究死亡旅游的一个特殊类型——战争旅游时,甚至认为“黑色旅游”这个词语是没有用的词语,因为它不仅含有消极否定的意思,而且实际上只是一个与提供、生产此类景点、事件、经历相关的标签^[11]. 除此之外,黑色旅游研究者往往忽视了悲剧及灾难事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黑色旅游研究的基础理论不足^[12].

1.3 黑色旅游动机

旅游动机通常被用来区分不同的旅游亚类^[15],对旅游动机的调查,是区分不同性质的与死亡相关旅游形式的关键^[14]. Sharpley(2005)认为为了澄清黑色旅游是否存在,十分有必要研究旅游动机,因为其在构建旅游者体验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16]. 大量的景点被划分为黑色旅游景点,游客访问此类景点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 Dann(1998)列举了一个综合的动机清单,包括:克服幻想、寻求刺激、怀旧、对犯罪或越轨

行为的庆祝、基本的嗜血性、对挑战个人意识的兴趣及对死亡的兴趣^[17]. Seaton 和 Lennon(2004)区分了两大类动机:幸灾乐祸、对死亡的思考(Seaton 称之为“死亡观 thanatopsis”)^[10]. Ashworth(2002)强调此类动机可被划分为:对不平常事情的好奇心、从恐怖的事件以及别人的遭遇中获得快乐、移情、寻求自我认同以及自我理解^[18]. 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指出,动机从朝圣、寻求认同、追求知识、社会责任转变为“更黑色”的动机:对暴力的纵容以及对悲剧的兴趣^[19].

Stone 和 Sharpley 指出访问与死亡有关景点的动机还没有被完全地或系统地归纳,这方面知识的缺乏造成了很多问题. 第一、黑色旅游动机被发现在各种不同与此相关的景点中,比如说大屠杀景点,监狱、种族隔离以及奴隶制景点;第二、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遵从这样的假设:参加黑色旅游的个人,一定具有死亡旅游的动机,事实上并非如此;第三、动机的确定没有立足于实证研究,却经常来源于理论研究^[14]. 除此之外,当前关于黑色旅游动机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旅游者,旅游者甚至被认为是同质的群体,是需要接受教育的被动接受者^[20].

1.4 黑色旅游体验

Cohen(2011)指出很多海外的犹太人不东欧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反而去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旅游,是因为前者的所有权并不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在奥斯维辛再次获得了一个没有犹太人世界的体验,从而使犹太人觉得反犹主义至今仍然存在^[21]. Biran(2011)等认为游客在奥斯维辛的体验,与那些遗产旅游景点中的体验相似,而不仅仅是黑色旅游体验,作者进一步指出在黑色旅游研究中,并不是死的东西应该被考虑,而是活着的人以及他们的观点应该被考虑^[19]. Dunkley(2011)等认为参加一战战场旅游的游客,个人生活的历史背景影响了他们的体验,个人情感、文化因素、个人及集体记忆影响了旅游者是否决定参加战场旅游以及他们在战场中获得的体验^[11]. Kang(2012)等认为基于获利分析的方法(a benefit-based approach)是理解游客在黑色旅游景点中体验的一个有效手段^[1]. 总之,国外对黑色旅游体验的研究没有很清楚揭示与相关旅游之间的区别,缺少系统理论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部分是定性的研究.

1.5 黑色旅游影响

黑色旅游以及死亡的商品化随着当代以游客为导向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流行起来^[22]. 黑色旅游提供了教育的以及情感的体验,提供了与过去事件有关的重要知识,同时也提供了情感上或潜在的治疗功能^[23]. 黑色旅游的开发带来经济效益,但在实际发展中却显示了强大的社会效益^[24],如部分学者对复兴旅游的研究^[12]. 在灾难发生地开展旅游可能会导致人们的反感,但旅游开展的确会对目的地复苏和社会关系的正常化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12],黑色旅游开展的伦理道德与经济效益间矛盾的协调一直是研究重点,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课题. 科恩提出了黑色教育旅游的(educational dark tourism)概念^[21]——以教育为目的的黑色旅游,并提出黑色旅游开发的主题应该包含更多的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认可.

除此之外,自然灾害旅游的研究也一直是外文关注的重点,尤其表现在自然灾害对旅游业影响方面的研究^[25-27],然而外文文献较少关注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对旅游影响的异同. 笔者认为针对自然灾害展开的旅游活动也属于黑色旅游研究的范畴,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旅游动机与体验视角进一步细化.

2 研究方法及视角

2.1 供需视角

2.1.1 供给角度的研究

采用描述性的方法是研究新的利基旅游常用方法,但这种方法随着利基旅游的发展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从供给角度的描述性研究是目前研究黑色旅游比较流行的方法,比如 Lennon 和 Foley 认为黑色旅游是去有关死亡、灾难、堕落的地方旅游^[2],Stone 把黑色旅游定义为“去有关死亡、遭遇、以及不堪入目的地方旅行”^[7]. 这些研究强调个体被展示在与死亡相关的空间中,这是一种线性的、一维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从“最淡黑色”到“最黑色”与死亡相关的景点不受约束地集中在一起. 忽略了个体内在不同的动机及体验,这样会导致黑色旅游的概念被简单化,也可能会武断地组合与此无关的旅游体验.

2.1.2 需求角度的研究

从需求角度定义黑色旅游,主要是从旅游者动机角度来阐述,这种方法一般有这样的假设,参加黑色旅游的个人,一定具有死亡旅游的动机。Slade(2003)列举了一个例子来反对这样的假设,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旅游者访问加里波利感受到深刻的遗产体验,但他们对死亡本身并不感兴趣^[28]。许多非裔美国人以及美国白人在访问加纳的奴隶制景点时,并没有表现出对死亡及病态体验的迷恋^[29]。另外,Hughes(2008)揭示旅游者访问柬埔寨吐斯廉博物馆(Tuol Sleng Museum)的种族灭绝罪行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柬埔寨旅游时“必须见”的景点^[30],而不是其他原因。

2.1.3 供给—需求综合角度的研究

这样的方法同时强调需求与供给,会使黑色旅游概念的范围更加狭窄。Sharpley在阐述景点的属性与在景点中获得体验之间关系时,基于“动机连续体”,区分出4种黑色旅游类型:纯黑旅游(black tourism)、苍白的旅游(pale tourism)、灰色旅游需求(grey tourism demand)、灰色旅游供给(grey tourism supply)^[31]。Ryan和Kohli(2006)支持Sharpley的研究框架,他们认为参观被火山灰淹没的新西兰村庄Te Wairoa不应该被视为黑色旅游,尽管这些景点的属性决定了其属于灰色旅游供给,但游客得到的体验却与访问自然景观及文化遗产时的体验相似^[32]。

2.2 定性定量方法

国外对黑色旅游的研究,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并且定量研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早期西方学者对黑色旅游研究的主流方法仍是理论上的定性研究,而关于旅游者和旅游者动机的调查研究十分缺乏。以至于Seaton和Lennon甚至认为当时的研究“所有的这些都是推测”。

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对黑色旅游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Biran等(2011)以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为例,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挑战了目前认为黑色旅游是遗产旅游中一个显著现象这种观点^[19]。Podoshen等(2011)利用空间网络人类学(netnographic),研究全球犹太人对东欧历史上犹太人大屠杀景点的态度^[33]。Dunkley采用访谈的研究形式,详细解释了战场景点是如何提供机会供旅游者朝圣、恢复集体及个人记忆、验证事件真伪的^[11]。韩国学者Kang等(2012)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同时结合SPSS17分析技术,对济州岛的4·3和平公园进行实证研究^[1]。

2.3 西方与非西方视角

在黑色旅游研究文献中,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明显多于世界其他地方。其中大屠杀景点被研究的最多,如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研究,其被视为“欧洲黑色旅游的中心”^[2,7,19]。但近年来这种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研究者开始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黑色旅游^[1,21,29,30]。

3 主要学者研究述评

3.1 Lennon和Foley及其著作

Lennon和Foley在《黑色旅游:灾难与死亡的吸引力》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黑色旅游”的概念^[2]。不可否认的是两位作者提出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黑色旅游”这个概念的本身就充满了争议:①黑色旅游的动机经常被发现在其他形式的旅游之中,比如说包含死亡及灾难景点的遗产旅游;②游客游览与死亡有关的景点不一定是对死亡感兴趣,这种形式的旅游不一定完全属于黑色旅游研究范畴;③即使在游览与死亡有关的景点中,游客得到的也不一定是关于死亡的体验。所以黑色旅游的定义:“到死亡及灾难有关的景点旅游这种现象”是否合理值得商榷。除此之外,这本书主要以西方学者为中心,其观点不一定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

3.2 Stone及其“黑色旅游谱”

Stone对黑色旅游研究的主要贡献有:提出“死亡旅游”的概念、对黑色旅游动机做出较为详细的研究、提出“黑色旅游谱”的概念^[7,34],本文主要论述西顿“黑色旅游谱”及其局限。

西顿认为到死亡、灾难、痛苦、恐怖事件或悲剧事件纪念地去旅游可以称为黑色旅游;到死亡、灾难、痛苦、恐怖事件或悲剧事件发生地去旅游属于“更黑色旅游”,因为其需要更强的感情驱动;通过电子媒体以及网络虚拟技术,游客可以体验到最接近真实的经历,这属于“最黑色旅游”;“最淡黑色旅游”是“黑色的开心工厂(dark fun factories)”——与死亡相关的娱乐及商业景点^[7],如罗马利亚的德拉库拉(Dracula)旅

游^[35,36]、伦敦屠夫杰克之旅(Jack the Ripper walks in London)^[7]等。

“黑色旅游谱”其实质是根据感情色彩对黑色旅游活动进行的分类,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这种划分基于的是一种线性的、一维的思想,Stone 认为最黑色旅游提供了教育体验,其实其他 5 种类型的旅游也包含教育体验. 其次,这种划分主要是基于供给的角度,很少考虑游客的需求,没有考虑不同的游客在景点中会有不同的体验,对于某些旅游者而言是“最黑色”的,对其他游客而言并非如此. 再次,Stone 对于“黑色旅游谱”的划分主要是基于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其可信度仍有待检验.

3.3 Tunbridge 和 Ashworth 及其不和谐遗产

黑色旅游与遗产旅游一样,都涉及到意识形态及政治问题,研究黑色旅游的文献也经常基于遗产旅游的视角,在此基础上 Tunbridge 和 Ashworth (1996) 提出了不和谐遗产的概念. 在对新加坡西乐索(Fort Siloso)炮台以及纽约零地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强调区分“普通的”旅游者与这类景点有联系旅游者(比如家庭中有受害者)之间的区别^[37]. Beech(2000)在研究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旅游者所获得的不同体验:第一种类型的旅游者与景点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把景点感知为休闲娱乐景点;第二种类型的旅游者对景点带有个人感情(与犯人有亲属关系),他们并不认为景点具有娱乐休闲功能^[38]. Timothy 和 Teye(2004)认为学习是美国白人旅游者在加纳埃米尔城堡(Elmina Castle)中所获得的主要体验,然而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却有意义深长的“回家了”这样的体验^[39]. 到同一类型的历史文化景点中旅游,黑色旅游者和普通的遗产旅游者所获得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从遗产旅游的视角研究黑色旅游,缩小了黑色旅游的概念内涵.

3.4 Cohen 及其真实性理论

为了弥补遗产旅游与黑色旅游理论研究上的鸿沟,Cohen 曾提出“地点真实性(authenticity of location)”理论. 灾难实际发生地称为“原位区(in situ)”景点或原始景点;而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来的博物馆或纪念馆称为第二景点(secondary site)或创新区景点^[21,40]. 然而,Cohen(2011)认为这样的二分法过分简单,很难描述黑色旅游体验的真实性. 作者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流行区(in populo)”,用来强调悲剧受害者主要的聚居地,并且悲剧对当地居民至今仍有影响的地区,它可能位于种族或宗教迫害的中心,也可能与事件发生地的地理距离无关^[21].

Cohen 虽然提出流行区的概念,但对流行区真实性的体验缺少进一步的探讨. 原位区景点具有发展黑色旅游地理位置上的真实性,但游客对其感觉不一定最真实,比如说参观东欧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游客体验到的却是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第二景点虽然有发展黑色旅游的很多优势(如科技、资金优势),但却不是悲剧受害者主要的集聚地,比如美国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第二景点过多地运用高科技,有时反而给游客带来不真实的感觉;流行区克服了以上两区发展黑色旅游的局限,在流行区黑色旅游的 4 种利益相关者(所有者、东道国、受害者、游客)真实性感知基本相同,游客最大程度地获得了真实性的感知. 黑色旅游的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黑色旅游的范畴内讨论真实性是否有实际的意义,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

4 结论与讨论

4.1 黑色旅游的概念

黑色旅游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因为概念泛化与动机定义不明确. 动机定义的不明确导致了从景点属性(供给角度)定义黑色旅游和从动机方面(需求角度)定义出现矛盾. 通过梳理以往国外文献会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黑色旅游具有对死亡感兴趣的动机,但是游客去部分与死亡及灾难有关的景点去旅游大部分没有这样的动机.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黑色旅游概念进一步界定来协调这个矛盾. 黑色旅游的定义可从广义(供给)与狭义(需求)的角度进行理解. 广义的黑色旅游可借用列侬和弗里的观点:到死亡及灾难有关的景点旅游,这种旅游现象称之为黑色旅游. 狭义的黑色旅游是指:到死亡及灾难有关的景点旅游,并且游客主要动机是对死亡感兴趣,在游览的过程中获得了关于死亡及灾难有关的体验,类似于 Bloom(2000)提出的“病态旅游”^[6]概念.

4.2 与相关概念之间关系

战场旅游、战争旅游、遗产旅游、病态旅游等都是与黑色旅游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然而黑色旅游与这

些概念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形式的旅游可能隶属其中几个类别,因此它们的边界是模糊的,图1用虚线表示边界。未来可以从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等方面进一步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4.3 黑色旅游动机及体验

动机和体验是区分不同旅游亚类的标志,为了区分黑色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必须从这两个角度进一步研究。狭义黑色旅游动机主要是对死亡感兴趣,黑色旅游追求的是关于死亡及灾难的体验。游客参与死亡及灾难有关景点动机不一样,他们获得的体验可能就不一样,这样其中一部分旅游活动就不能称之为黑色旅游。除此之外,从体验的角度研究黑色旅游,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旅游本质的理解。旅游的本质应是“体验”^[41],研究黑色旅游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旅游体验的理解——即并非任何形式的旅游追求的都是愉悦体验,未来可从黑色旅游体验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旅游本质的研究。

4.4 研究方法视角

目前关于黑色旅游研究的方法基本上以定性的描述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虽然定量研究在西方被证明有很多缺陷之处,但它确实是一个新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黑色旅游中的某些理论,比如说旅游动机对旅游体验的影响,需要借助定量研究进行分析。未来应该强调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西方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西方为中心,选取的案例地也主要以西方为中心,从这样的研究视角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在非西方国家也适用,未来研究需扩大研究视角。

黑色旅游是对传统旅游的否定与突破,传统旅游研究中的许多结论在黑色旅游中不一定成立,黑色旅游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在旅游学科中的“一个暗示”^[14]。黑色旅游的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我国早已有之,国内部分红色旅游属于黑色旅游的研究范畴。相比而言,国内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案例研究都相对不足,采用定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或者实证研究仍需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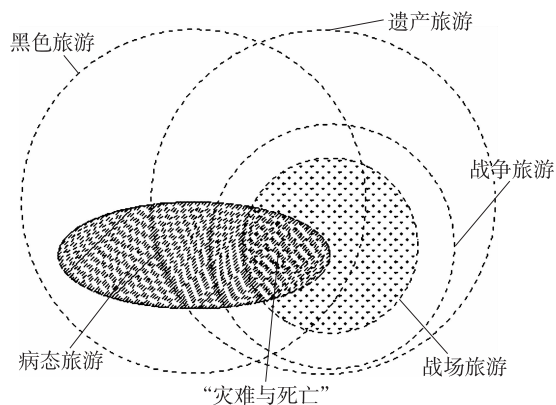


图1 广义黑色旅游与相关概念关系的界定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ad dark tourism and related concepts

[参考文献]

- [1] Kang E J, Scott N, Lee T J, et al. Benefits of visiting a 'dark tourism' site: The case of the Jeju April 3rd Peace Park, Kore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2): 257-265.
- [2] Lennon J, Foley M. Dark Tourism: The Attraction of Death and Disaster [M]. London: Continuum, 2000.
- [3] Seaton A V. Guided by the dark: From thanatopsis to thanatouris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996, 2(4): 234-244.
- [4] Rojek C. Ways of Escape [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3.
- [5] Tunbridge J E, Ashworth G J.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6.
- [6] Bloom T. Morbid tourism—a postmodern market niche with an example from Althorp [J].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0, 54(1): 29-36.
- [7] Stone P. A dark tourism spectrum: towards a typology of death and macabre related tourist sites, attractions and exhibitions [J]. Tourism: A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06, 54(2): 145-160.
- [8] Tarlow P E. Dark tourism: The appealing "dark side" of tourism and more [C] // Novelli M. Niche Tourism—Contemporary Issue, Trends and Cases.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5: 47-58.
- [9] Wikson J Z. Prison: Cultural Memory and Dark Tourism [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 [10] Seaton V, Lennon J. Thanatour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Moral panics, ulterior motives and ulterior desires [M] // Singh T. New Horizons in Tourism Strange Experiences and Stranger Practices. Wallingford: CABI, 2004: 63-82.
- [11] Dunkley R, Morgan N, Westwood S. Visiting the trenches: Exploring meanings and motivations in battlefield tourism [J].

- Tourism Management,2011,32(4):860-868.
- [12] Causevic S,Lynch P. Phoenix tourism:Post-conflict tourism rol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3):780-800.
- [13] Tribe J. Knowing about tourism:Epistemological issue[M]//Phillimore J,Goodson 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ourism: Ontologies,Epistemologies and Methodologies. London:Routledge,2004.
- [14] Stone P,Sharpley R. Consuming dark tourism;a thanatological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8,35(2):574-595.
- [15] McCain G,Ray N. Legacy tourism:The search for personal meaning in heritage travel[J]. Tourism Management,2003,24(6):713-717.
- [16] Sharpley R. Travel to the edge of darkness:Towards a typology of "dark tourism"[M]//Ryan C,Page S,Aicken M. Taking Tourism to the Limits:Issues,Concepts and Manageri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Elsevier,2005:187-198.
- [17] Dann G. The Dark Side of Tourism. Etudes et Rapport,série L[M]. Aix-en-Provence: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search et d'Etudes Touristiques,1998.
- [18] Ashworth G J. Holocaust tourism:The experience of Krakow-kazimierz[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Education,2002,11(4):363-367.
- [19] Biran A,Poria Y,Oren G. Sought experience at(dark)heritage sit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3):820-841.
- [20] Wight A,Lennon J. Sel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eclectic human heritage in Lithuania[J]. Tourism Management,2007,28(2):519-529.
- [21] Cohen E H. Educational dark tourism at an in populo site:The holocaust museum in Jerusale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3):1-17.
- [22] Stone P. Dark tourism and significant other death[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2,39(3):1 565-1 587.
- [23] Henderson J C. War as a tourist attraction:The case of Vietn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4):269-280.
- [24] Braithwaite D, Lee Y L. Dark Tourism, Hate and Reconciliation: the Sandakan Experience [M]. Vermo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eace Through Tourism,2006.
- [25] Mazzocchi M, Montini A. Earthquake effects on tourism in central Ital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4):1 031-1 046.
- [26] Murphy P E, Bayley R. Tourism and disaster planning[J]. Geographical Review,1989,79(1):36-46.
- [27] Hystad P W, Keller P C. Towards a destination tourism disaster management framework: Long-term lessons from a forest fire disaster[J]. Tourism Management,2008,29(1):151-162.
- [28] Slade P. Gallipoli thanatourism:The meaning of ANZAC[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3,30(4):779-794.
- [29] Teye V, Timothy D. The varied colors of slave heritage in West Africa[J]. Space and Culture,2004,7(2):145-155.
- [30] Hughes R. Dutiful tourism:Encountering the Cambodian Genocide[J]. Asia Pacific Viewpoint,2008,49(3):318-330.
- [31] Sharpley R. Shedding light on dark tourism:An introduction[M]//Sharpley R,Stone P. The Darker Side of Travel: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ark Tourism. Bristol: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9:3-22.
- [32] Ryan C, Kohli R. The buried village, New Zealand—An example of dark tourism?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06,11(3):211-226.
- [33] Podoshen J, Hunt J. Equity restoration, the Holocaust and tourism of sacred sites[J]. Tourism Management,2011,32(6):1 332-1 342.
- [34] 申健健,喻学才. 国外黑色旅游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2009,24(4):92-96.
- [35] Alderman D H. Writing on the Graceland wall: on the importance of authorship in pilgrimage landscapes [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2,27(2):27-33.
- [36] Light D. Dracula tourism in Romania: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stat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7,34(3):746-765.
- [37] Muzaini H, Teo P, Yeoh B.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in dark tourism:The fate of history at Fort Siloso, Singapore[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e Change,2007,5(1):28-44.
- [38] Beech J. The enigma of Holocaust site as tourist attractions:The case of Bechenwald[J]. Managing Leisure,2000,5:29-41.
- [39] Coles T, Timothy D J. Tourism, Diasporas and Space[M]. London:Routledge,2004:111-123.
- [40] 方叶林,章尚正,毛玲玲,等. 黑色教育旅游真实性外文文献研究述评[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3(5):32-39.
- [41] 曹诗图,曹国新,邓苏. 对旅游本质的哲学辩解[J]. 旅游科学,2011,25(1):80-87.